



□ 13
3000
2止



3000
2



大疑錄卷之下

筑前 貝原篤信 著

仙臺 大野通明 校

昔人有言。人之不悟。蔽於物欲者固多。而迷於聞見者。實不少也。愚按此迷。古來固多矣。且自宋季以降。曲士之迷於聞見。而不開明者最多矣。學者之所宜省察也。自宋季以來。世儒之學術。過繁細詳。審而支離。蔓衍。學者用功之繁多。勞擾。比于孔孟之時。何啻相什佰而已耶。其流弊無紀極。不知所止。所守不約。所以汎

收啓勿
藏城來
圖鈴關
書不東
印氏北

濫而無功者。滔滔天下皆是。此何由哉。豈非自宋以降。學術逐漸益繁。捨本走末。分析支離。實德遂亡乎。是以後儒效其尤而未已也。

○或曰。程朱之言。可盡信耶。抑又可間容疑耶。曰。聖人之言。固可為萬世之信。其次賢者之言。亦可為則。然知與行相為表裏。雖賢者。其行有過。則其知亦豈無偏僻蔽固乎。然則其學術論說。亦恐不免有偏倚之病。過不及之差。是乃聖賢之別。其理當如此。苟使其學無偏倚之病。則又是近聖處也。竊謂程朱固是賢哲。孟子

之後。只此二子。可為知道之人也。然未能至于聖人。其學亦恐不與聖人同。然則程朱之說。固雖非後學之所可輕議。亦不可無取捨於其間。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我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此言可信也。程朱之說。數十萬言。苟以其言為無疑者。即是盡信書也。今人於其說。一向回護遮掩。而曲從者。多涉私意。可謂阿所好也。不可為公正。予是庸拙之材。不能為程朱之忠臣。只不阿所好。是却可不背于程朱之心而已。

○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賢士。與諸侯征獨夫。

紂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以為不可者，何也？蓋其獨見獨行，雖不及聖人之權，誠是聖之清者，然其所長，乃其性之所偏也。雖大賢，其性偏如是。如宋諸君子之學亦然。孟子之後，宋儒之學固是義理闡明，且性行亦是謹正，為真儒。然為說過詳細，是以其病偏于分拆，是所以與孔孟渾融之說不同也。譬如周末文勝質，故其曲士之議偏者多矣。宋李之學量偏僻，與聖人乖戾者亦多矣。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此語愚未能解。蓋釋氏自有釋氏之體用，以空寂為體，以無所住為用。然則釋氏不可為有敬以直內之體。釋氏若有敬以直內之體，則必有義以方外之用。何至于絕滅倫理乎？故愚未能解其意。後儒枉為之辭者，阿諛耳。

○唐虞三代之君臣言敬者多矣。然言忠信者少。何邪？曰：上世風氣淳厚而質實，與澆漓之世異。故君臣皆忠質，雖不言主忠信而不失忠信。敬是主忠信之工夫，故能敬則忠信亦在其中矣。至孔子之時，世漸

澆薄也。澆，流也。澆，流也。

澆漓故聖人以主忠信為文行之本。况澆季薄俗苟不主忠信而一於恭敬則恐無質實之行不為曲謹色莊之人者寡矣。此小人偽學之態非君子之道也。然則後世學者可以忠信為主本如居敬則主忠信之工夫耳。

○近世以道學好立名者往往不以主忠信為本而以持敬為名其持敬也以牽強束縛拍迫為勤是色莊之人既失忠信而不主之其所強持又非居敬之道却是傷敬也。

○聖門之教以孝弟忠信為先是以本立而道生焉。始于卑近而終乎高遠者從實也。蓋如行遠者必自邇登高者必自卑此循序而漸進於道也。異學之教及近世俗儒以高遠為先者為大言快論欲一起直入不能循序而漸進是欲強進者深願無有此理是不務實而從虛。

○朱子之做說話往往用禪語者多矣。如論作文曰但讀史漢韓柳而不能便精研取老僧頭去。又曰一擱一掌血一棒一條痕之類恐是初年學禪習氣之

○擱同擱古獲切掌耳也
○棒同棒步項切

一擱一掌血。一棒一條痕

九疑錄一
四
所未能脫去。又好為戲謔者。間有之。說霍光之家奴。甦生事之類。是也。如二程子。全無此二事。

○無極而大極。是華嚴法界觀之語也。法界觀。是唐杜順和尚所作。相傳而至于周子。若大極本無極。及主靜立人極。此自佛老之徒所傳來。朱子尊信於周子也。至矣。故信出于周子而不為疑也。

○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是唐清涼國師華嚴疏之詞。此二語。俱浮屠之所言。宋儒以為周程之所始說者。何耶。

○此學之源流。千古一脈。六經四書。雖千言萬句。無不同條共貫。若不祖述先聖而立言者。其言雖出乎豪傑之士。有所可疑耳。苟有所違。則適足以增後學之迷耳。

○讀書之法。只是須除却自己私意。而依聖賢所說。理會。不可妄加一字一句之間言語。如此則久而自然。有得於聖賢真實意思。不可先立自己意思。作氣勢。硬執為主張。做杜撰。苟如是。則不能見聖賢意思。嗚呼。雖先儒恐不免有斯病。然則學者之於先儒之

說有可疑者。則不可一向固信矣。古語曰。人必是所學。然則雖豪傑之士。恐不能無此蔽。宋儒之信大極圖說。亦以厚信好學。故有此蔽。是見過而知仁也。

○後學之於先儒也。固當不可不推尊。然學問之道。天下之公道。其是是非非之際。可為公直之正論也。自宋以降。學者動阿諛曲從于先儒。而習為俗者。何耶。

○學者偏執固滯者。於宋儒之說。雖有可疑者。阿諛曲從而不敢疑。終身迷而不悟。苟有微疑議者。則睚

眦相忤。以異學邪說。且退而後言誹謗。甚哉。蔽固不通也。

○聖人之教。易簡平直。無穿鑿煩擾之病。後世之學術。動為支離零碎。而無渾融平正之意味。故學者不堪其煩擾。夫好易簡而惡煩擾者。天下之人情也。後世之學術。煩擾如此。是以與天下之人情乖戾。宜乎世俗之不好學也。夫聖人之教人也。使學者勇進而不知厭倦。後儒之教人也。反此。

○小人有才辨者。之教人也。居而不自疑。眾人不知

人之誠偽。故信之而不疑。此非有賢德而能化人。只是利口才辨之使然也。

○為學者不本聖經而信末世偏僻之異論。安能悟其非而造大道之本源乎。

論形而上下

繫辭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愚謂形者。有體質之謂。上者在天之謂。下者在地之謂。蓋形而上者。謂陰陽之氣。無形而在天。是在萬物形

器之上者。故謂之形而上者。象者。形之精華發於上者也。以其氣在上而見。謂之成象。以在天之二氣流行交運。謂之道。形而下者。謂萬物各成剛柔之形。質而在地也。形者。象之體質。留於下者也。以形質具而各有成。故謂之器。蓋天者在上。地者在下。故以上下言。天道無形而有陰陽之象。故曰。在天成象。地道成形。有體質。故曰。在地成形。是以在天者無形。在地者有形。所謂在天成象者。非是陰陽乎。陰陽在天。未有形質。唯其所流行變易。便氣象露顯耳。故曰。見乃謂

之象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是在天成象而無形質者也。蓋陰陽流行化生於萬物是乃天之道也。天之為道也。唯有陰陽。陰陽之外更無別物。一陰一陽往來不窮。以其流行謂之道。在地成形者。非是萬物乎。萬物者。謂山河大地人物皆有形而在下者也。所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者。是在地成形而有剛柔之質矣。斯之謂器。程子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朱子本義亦從之。蓋陰陽有常有變。常者純正可為道。變者偏邪有災沴不可為道。程朱以陰陽為形而下者是。

今道與陰陽為二也。蓋程朱分氣與理。理為道。陰陽為器。相對而說。愚竊疑苟以陰陽為形而下。則在天成象者。只指日月星辰而言邪。然則與陰陽成象之說異。是不可解一也。所謂形而下者。指在地成形者。如山河大地人物。凡有形者。皆是器也。凡有體制者。謂之器。陰陽未有形體。不可謂之器。是不可解二也。陰陽在天成象者也。非在地成形者。而謂陰陽亦形而下者。是不可解三也。且說卦傳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者。以二氣流行為道也。又曰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者以剛柔二物成形而為器也是亦非指陰陽為器也是不可解四也上下二字以在天在地言則分明不然則二字之義難通曉是不可解五也先儒此說愚之所未解也所以未解者以與聖人易中所言不同也然此非敢誹議於先正以欲伸愚說姑記所疑以後君子之是正而已

太極

易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周子曰無極而大極朱子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

化之本源竊謂太極是陰陽未判萬物未生時一氣混沌之名然而有至理而存焉是言天地萬物皆以之為本故不言無而言有所謂易有太極者是也無極而太極是本佛老之言分明謂有自無而生也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蓋以無為萬物之本且以為宗者是佛老之說也以有為萬物之本為宗者是聖人之教也故有無之說是吾道與外道之所由分不可不慎審也然則欲言太極而不可先說無字若夫以太極為無形雖愚者亦可得

而知也。然則如其同於一物，不足以為憂也。且不可
以極字解為形字。朱註以無極為無形者，非此一句
之本旨也。朱子此等之議論，厚信堅執，欲人之遽信
圖說而不疑，故其言偏重過主，張與平生之言，婉曲
平直而穩當者不同，何耶？

○陸象山與朱子論太極圖說曰：夫太極者，宜有此
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皴弄
於頰舌紙筆之間也。此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
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甚多，亦未

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可見其學之進，而不自以
為是也。又曰：易道大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
大傳時不言無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
本耶？又曰：朱子發曰：朱子發，朱子發是濂溪得太極圖於穆
伯長，穆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考。蓋希夷之
學，老子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之書，知其雄章
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篤信竊謂如象山此數語，虛
心而觀之，則却為有理。蓋無極而太極，此一句，唐杜
順和尚所作華嚴法界觀之語，此浮屠之說，非儒者

所可言。雖朱子之博洽，偶未及見之乎。無極二字，本是老子之說。後世佛氏亦借用者，以其立意相同也。象山所謂太極圖，其初出乎希夷，而吾聖人之書所無有者，是有左證之言，固不可為非。且無極而太極，此一句，本出乎浮屠之書，故周子後來知其非聖學之言，而通書之中，不復言無極，如象山所言耳。且二程全書中，不言無極，則程子亦不是于無極之說可知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又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夫以無為有之先者，老子

之所宗，而吾聖人之所未曾言也。無極而太極，即是老子以無為有之先，有生於無之意。

○陳希夷以圖傳于穆伯長，穆伯長傳之周子，蓋陳希夷、穆伯長皆為老氏之學者也。明季王嗣槐曰：希夷又嘗學於鶴林寺僧壽涯，此說亦必有出處。○朱子之尊信周子也至厚矣，故於太極圖說不疑。其初年未定之作，且不知出于異學之說，實以之為周子之所作，尊信之甚深。用功最厚，畏諸儒之疑議，而回護委曲，論辯百端，其平生之論說義理之淵源。

出于此者多矣。嗚呼！朱子之賢而如此，可怪哉！
○郝景山時習新智云：茂叔之學，得之華山居士陳搏。或曰：茂叔與胡文恭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今寺傍有濂溪祠。張敬夫謂茂叔師陳搏，學主靜，然則清虛洒落，自在無礙，是其本宗也。大抵理學諸儒，其學術多禪寂之意。

道器

易上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云陰陽之氣在天為道，所謂形而上者也；其發育流

行一為陰，一為陽，其氣生生不息，純正而不邪，有理而不亂，非道乎？天之氣一著地則成形，人物是也。至于山川草木禽獸蟲魚霜雪雨露亦皆然，是乃形而下者。凡在地成形者皆是器也。

○朱子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有此理。又曰：當初無一物，只是有此理。篤信竊謂可怪。先賢正大光明之學，而有斯言，即是老子道生天地，有生于無之說也。其用之者，皆曰：非言一曰之間，皆曰：已與。

一日論天下歸仁，不厭二曰：一日，皆曰：言一曰，皆曰：也。

大戴金一
十一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猶言一旦也。蓋以其用功之時言而已。非言一日之間也。克己復禮至難之事。故其用功也。非積日之久。則不能矣。豈一日之功所能也乎哉。歸者如孟子所謂民之歸仁也。之歸。謂歸宿也。克己復禮。則無私欲之障礙。無物我之間隔。天下雖大也。人物雖多也。我心之量無處而不至。無物而不體。苟若是。則皆歸宿於我仁心之度內。而無所不愛恤。譬如人之身體。無病病而氣血貫通。則四肢百體無非己有。是為歸仁也。苟氣血有滯。

塞而不貫通。則手足痿痺。肌膚痛癢。亦不知矣。四支百骸。雖是我身體。為不屬己。醫書謂之為不仁。蓋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非己之意。楊氏以為皆在吾度內。與呂氏洞然八荒。皆在吾闥。還是實事。天下歸仁。言唯公則無己私之間隔。雖天下廣濶。無所不受也。此亦西銘之意。朱註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許與吾仁。是極言其效之甚達。愚竊謂一日之間。實無此事。聖人之言。每每的實。不如方外之徒。大言說怪誕無實之話。而夸耀于人。大抵天下有茲事。

必有茲理。苟一日之間克已復禮，則天下之人皆稱許其為仁。是無此事，必無茲理。且一日之間，而其效如是，是自張之言，恐非聖人謙遜自反語意。凡天下稱許，亦有不足以為仁者。如王莽姦賊，其初偽飾為君子之模樣，故天下之吏民被欺于彼之偽飾。上書稱善行者，前後四十八萬人。諸侯王公宗室皆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是漢史所記若不誠于為仁，則雖天下稱許為仁，而未可以為仁。於此乎可見矣。苟誠于為仁，雖無一人稱許者，不失為仁也。如秦伯民無

得而稱焉。然夫子以為至德，如周子大賢，只程子知之。他人不知之，然而不失其為賢。所謂其曲彌高，則和者彌寡也。且眾人不知，故可為仁者。如眾人皆稱許之，則却不足為仁者而已矣。論語所謂鄉人皆好之，夫子以為未可。夫為仁之道，不以人之稱許。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天下許與吾仁，與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同是所考在外。所謂是聞也，非達也。聖人謂知我者其天乎。與此語意相為齟齬，却是不由己而由人也。歸字為許與說，不如為歸宿而說之意義。

更的實也。唐孔氏曰：此歸意與洪範歸其有極同。呂氏曰：歸其有極，歸如歸宿之歸。此說亦可據。蓋天下歸仁者，言克己復禮，則其心公而無私，兼均物我，故於天下之萬物無所不愛，而同歸在我仁之中。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無不在已也。然朱子答楊子順書，亦其意與本註同，而云天下皆歸吾仁之中，却是大作意，說得張皇。然予之昏愚，未能服從于此，說却以楊氏皆在吾度內，與呂氏皆在吾闡之說為實事。且此說於天下歸仁焉為相合，不可為說得張

皇。是雖乖于先正之成說，然姑記管見，以待識者之訂正耳。

論敬

敬者，歷聖所傳之心法，是操心工夫。敬則有德，不敬則無德。故古人以為敬者，德之守，又以為德之聚也。然聖人之門，以忠信為主，而不以敬為主，何也？蓋誠敬二者，固是為學之要務，然誠是為主本，敬是為工夫。故主忠信者，本也，是為學之主意；居敬者，主忠信之工夫也，不可為主本。主本與工夫，自有輕重，不可

混同。故誠敬二者本自有輕重。譬如君與相不可相敬。况以敬為主。則敬重而誠輕乎。夫說義理如持權衡。彼重一分。則此輕一分。故偏說主敬過重。則恐主忠信過輕。苟如此。則雖外貌嚴肅。恐有中心脆弱之患。是不誠則無物也。夫學者之脩身制行也。須禮樂相兼。莊敬和樂並行。何啻偏于莊敬乎。且如今蔽固之人。不會敬字。動被束縛于敬字。而為執滯。為把捉。為固陋。為拘迫。其為心也。寂寞枯槁。而不和不樂。其接人也。則無慈祥溫和之實。而有嚴責刺薄之意。是

其為人也。不仁不恕。其容有拘束急迫之意思。而無從容不迫之氣象。且宋季諸儒。說敬甚偏重。以敬為心之主。自是以來。後世之學。往往效其尤。只知以偏嚴為重。而不知忠信慈愛之為最重。苟偏重于嚴毅儼恪。而輕於忠信慈愛。則恐曲謹刺薄。流而為色莊內荏之人。君子以為奈何乎。

○聖人之教。以主忠信為本。以居敬為工夫。是聖門之家法。先以立本為主意。次居敬為主。忠信之工夫。其序當如此。宋儒偏以敬為主本。而拘拘焉。恐於主

忠信之工夫不專而與聖門之家法異矣。蓋敬是脩己之工夫，所以存誠也。然聖人之門以忠信為主，未聞以敬為主。苟主忠信，復以敬為主，是一心有二主也。居敬固可貴，然而為主者，不在此而已矣。

論敬者心之主宰

朱子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蓋修己以敬者，聖人之至教，人心非敬不存，故須敬以執持斯心。此乃操則存之謂也。主宰之者，所以存之工夫也。非言以此可為心之主也。爾讀者勿以辭害志而可也。

今世有佞諛于朱子者曰：雖以敬為心之主，豈有害道乎？吾未知其言之可也。然則以何者可為人心之主乎？孔子曰：主忠信。是人心當以忠信為主。忠信者人之實心，中庸所謂誠之者人道也。苟捨人道而不主之，反以操心工夫為心之主，雖美德善行，非所以可為主也。如敬之一字，為修己之工夫，是堯舜以來歷世聖賢之心法也。然而孔曾思孟之書未曰以敬為主，則可知古之聖賢所為心之主者，不在此也。忠是不欺之謂體也，信是不妄之謂用也。忠信二者合

而言之則誠而已。誠也者，心之主而人之道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仁義禮智無誠則虛偽耳。若不主忠信，則恐為學無其本而不能由進。如敬固是存心之工夫，衆儒之事也。然而不可為心之主也。蓋誠為實理，在人為實心，故以實心為主則可也。以工夫為之主則不可也。夫堯之欽明文思，舜之溫恭，禹之祗承，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敬止，大公之敬勝，怠孔子之敬以直內，修己以敬，曲禮之母不敬，皆是聖賢自修教人切要之工夫。故君子為學之道，固當以敬為

貴。是乃主忠信之工夫。敬則可以至于誠也。然而非謂可以是为心之主也。程伯子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則誠，蓋敬者謂人事之本則可也。謂心之主則不可也。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然則人心亦豈可有二主乎？既以忠信為主，又以敬為一心之主，是一心而有二主也。且夫德有可專主者，有可並行者。可專主者，忠信是也。可並行者，仁義禮智四德是也。苟以可並行者為專主，則雖美德不能無弊。如偏乎仁，則流為姑息；偏乎義，則流為慘刻；偏乎禮

則流為足恭偏乎智則流為苛察是也。況以工夫為主乎。若以敬為專主而不主忠信則其流為色莊為拘迫為曲謹為畏縮為隘陋恐其弊有不可舉言者。今之持敬者不知敬之道往往為色莊人為拘迫曲謹之人雖貌恭色厲然心倨內在此因不主忠信也。唯專主乎忠信者無弊以其所主者德之基也。夫忠信者在人之誠大原出乎天之道而人之道也。所以實於四德也。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所以行三德也。可謂心之主也。

○宋諸先生以說理學為先如近思錄以大極圖說為開卷第一義是也是先上達而後下學也。恐與孔孟之立教不同。

○敬字是千古聖人相傳之心法說之者可以六經四書中所有聖賢言敬之說解之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曰小心翼翼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管子曰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古之將興者必由此始是皆說敬字其言語易簡其意明白朱子晚年說敬字曰敬只畏字近思錄孫思邈

曰敬以畏為本。竊謂畏字即是敬字之正解。凡說敬字且須用此數說。不要多言而意足矣。只是操心不放。執事不苟之謂。宋季諸儒說敬紛紛繁冗。不免為畫蛇添足。凡宋季諸儒之說敬。用心太過。恐是過助長。過嚴厲。為學者一副當習熟。纏繞而為心疾。執持拘迫為束縛。不似聖人之言。蓋執持太過。拘迫束縛其術。氣貌不從容。舒遲。恐不能保久也。

○夫操心之道。如持權衡。以量輕重。然加之一分。則為過重。減之一分。則為過輕。只欲其平直。要在勿忘。

勿助長之間而已。苟用心太過。則恐不能持久。亦觀夫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而可見其平日從容和樂。苟不如此。則雖賢者不能持久。而為心術之害也。

○正蒙云。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困知記曰。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即無此理。安得死而不亡者。篤信謂宋儒以性為理。曰。氣有死。生理無死。生是與異學所謂死而不亡者。壽同意。羅整菴此說。可以破異學之謬。又可以解學者之惑。張

子正蒙中猶有可疑如此者夫張子之賢亞于二程其學問亦然其說之駁雜流入外道者如此學術之弊可畏也

○莊子曰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莊子此言雖異學之言却可信也何則古聖人之教本是為易簡要約而不煩若夫宋儒之學術繁衍立說多言逐時增支離破碎與莊子所稱聖人之道不同

○古之聖人以陰陽為道未嘗廢陰陽而言道宋儒廢陰陽別以一箇空無虛寂無生氣無權力者為道

為萬物之根柢又以為太極之妙者非聖人之所謂道也聖人之所謂道也者天地之生理而太和元氣常生生不息故中庸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乎萬物蓋流行于四時萬古不息是便萬化本源品物之所出性命之源也與佛老之所說空無不同

○理即是氣之理一氣之行于四時也生長收藏而不變亂者自煩正不乖戾故理須就氣上認取譬如水其清潔而就下者是水之本然故水與其清潔流行者非二物不可分而為二物也明矣故二氣之順

正而不變亂者。即為道。不順正者。非氣之本然也。為非道。

○聖人之教。以禮為先。宋儒專以理學立教。與聖人之教異。且宋儒先上達而後下學。如以太極圖說為初教。是也。是皆與聖人之教不同。夫學以聖人之言為萬世之法。論語一書所載是也。不要求乎外。苟求乎外。則恐流而為異學也。

天地之道。原其所自。其初兩儀。溟滓而未開。一氣渾

沌而未分。是至理之所會。而陰陽之象未著。名之為太極。太者。太上之謂。極者。至極之名。太極。是為此道之本源。萬物之根柢。凡天下之事物。莫尊於此。不可得而名焉。故名之為太極也。宜矣。一氣動而運轉。名之為陽。此太極之動也。動而後靜。靜而凝聚。名之為陰。此太極之靜也。靜而後復動。一動一靜。循環而不息。是陰陽者。由一氣之動靜而分焉。非有二氣也。故陽者。一氣發動也。陰者。一氣之凝聚也。二者。即是太極之動靜也。夫子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是也。

大疑錄下
蓋一氣未分。則以一氣渾沌為太極。陰陽既分。則陰陽之道為太極之流行。太極陰陽。雖有前後之分。而異其名也。然有至理而存。則不異焉。蓋太極是一氣渾沌。陰陽未分之稱。陰陽是太極既分之名。其實非有二也。因太極之動靜而陰陽分焉。則陰陽之流行。亦可為太極之理。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道猶路也。以所通行名之焉。是一氣之所流行。故名之曰道。所謂一陰一陽者。以一氣之動靜。一為陰。一為陽。交流行而不息言之也。故以渾沌時名之。謂太極以

流行之言名之。謂道。太極與道。其實一也。道則太極之所流行。太極則一氣未流行之尊號。非有二也。蓋二氣之流行。有條理而不亂。常而正者。名之為道。是二氣之本然也。紛亂而不正者。不可以為道。因非本然也。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是其常而正者。為天之道。如伏陰愆陽。失其常者。非道也。蓋陰陽正。則陰陽便為道。是陰陽之本然。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也。如一年之中。有生長收藏之序。而不變亂。是陰陽之流行。即是道也。非陰陽之中。別有一物。而稱之為

道也。故柯尚遷曰：氣之運動而自然者為理。此言且矣。夫天地之間都是一氣，而以其動靜稱之為陰陽。其生生不息之德，謂之生。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其流行而一為陰，一為陽，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不亂，又謂之理。雖由所指不同，而姑異其名，然其實皆一物而已矣。是以陰陽流行而純正者，即是道。故理氣決是一物，不可分而為二物焉。然則無無氣之理，又無無理之氣，不可分先後。苟無氣，則何理之有。是所以理氣不可分而為二，且不可言先有理而後

有氣。故不可言先後。又理氣非二物，不可言離合也。蓋理非別有一物，乃氣之理而已矣。氣之純正而流行者，謂之道。以其有條理而不紛亂，故謂之理。其實道與理一也。苟以理為別有一物，而寓氣中，則是與老氏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佛氏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常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者，何以異乎哉。天地太和之氣，是陰陽之正者，故能生萬物，為萬品之根柢。至貴之理，不可賤之，而為形而下之器也。故理氣本是一物，以其運動變化有作用，而生生

大戴錄下
而不息。謂之氣。以其生長收藏有條貫而不紊亂。謂之理。其實一物而已。然命之謂理。則氣之純粹至善。而無不正之名。是以無常變之可言。命之謂氣。則有時而雜糅。紊亂為災沴。失其常度。是乃由運動變化。而不定。故失常也。然此非陰陽之本然。語其氣之常。則無不正。其常者是氣之本然。即是理而已矣。譬諸水。水本清潔。然過於泥土之中。則溷濁污穢。失其清潔。然不可以其濁穢為水之本然也。故氣能生萬物。而謂理能生萬物亦可也。苟謂理能生氣。則不可也。

何則。理者氣之理也。非有本末先後。朱子答劉叔文書曰。理與氣。決是二物。其餘平生所說。亦皆此意。此與聖人所說一陰一陽之謂道。其意相乖戾者。予之所迷而未解也。

大疑錄卷之下終

春臺先生讀損軒先生大疑錄

筑前貝原損軒先生博學洽聞海內無比生平所著書已刊行者凡數十部皆有益於斯世其未刊行者猶有數十部云蓋先生少學程朱之道以篤實之性竭力專精至老弗怠其所造寧淺乎哉及晚年忽疑二氏之言有異於先聖之道反復思之不得其解卒成大疑所錄且二萬言分為二卷名曰大疑錄先生謙恭未敢示人由美子善少逮事先生幸得見之因寫而藏之

言方集錄
及子善之再遊東都也。予與之有舊。子善嘗見我祖來先生。而問古文辭焉。祖來亦善視之。今祖來亡矣。子善視吾二三兄弟。有加於往日。則猶以祖來故也。於是予就子善。而求一見大疑錄。三請乃見。許予。而後得借而讀之。始知損軒先生信程朱之道如斯其篤。而疑之如斯其大。先生所疑者。自周茂叔著太極圖說。以太極本無極。主靜立人極。二程朱氏繼作。盛唱理氣心性之說。其言曰。性即理也。曰。有天地之性。有氣

質之性。曰。理氣二物。曰。身有死生。性無死生。曰。一陰一陽非道。所以一陰一陽者是道。曰。明德虛靈不昧。曰。天理冲漠無朕。且教人靜坐。此皆老佛之道。非我聖人之道也。又茂叔所云。無極而大極。伊川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並釋氏之言。二子取之以發明易道。非當行也。諸如此類。皆古聖人所弗言。而宋儒言之。此損軒所以大疑之也。夫損軒以宋儒之徒。而能疑宋儒。誠竒士也。然特疑之而已。未能排之。且其所論

辨猶在宋儒範圍之中。推尊孟子以配孔子。加故則未能及。洙泗之流也。夫仲尼之道。至子思而小差。至孟軻而大差。所以差者。與揚墨之徒爭也。軻之道性善。其實亦苟且教導之言耳。軻急於教導。不自覺其言之違道也。宋儒又不知軻之違道。以為軻實得孔氏之傳。遂以其書配論語。迨其解性善之言也。不能不置氣質而別說。本然之性。所以謬也。夫仲尼教人。不以心性理氣。心性理氣之談。胚胎於子思。萌芽於孟子。

而後長。大於宋儒。則與佛老同其歸。何足怪哉。今損軒雖能疑宋儒。而未能疑孟子。則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釋哉。易自有易之道。不可以常道論之。宋儒未始知之。損軒亦未之有見。則其所疑宋儒者。何以釋哉。佛之與老。其道相反。猶冰炭不相容也。其有相似者。特其末耳。宋儒之道。倣佛者十八九。倣老者十一二。今損軒疑宋儒。概以為老佛之遺意。亦未深考也。夫六經者。仲尼所定。昭昭乎如日月之在天。孔子之言。如規

言九疑錄
三
矩準繩是故凡天下之道照之以六經臨之以
孔子之言則其是非邪正可立而定自子思孟
子不能逃其過差之罪况其他諸子乎而况後
世諸儒乎然諸子毀仲尼者其非易見宋儒似
而非者其非難見自非善讀孔氏之書而深信
仲尼之言者未有能排宋儒者也雖損軒猶坐
是爾悲夫雖然損軒之疑宋儒由博覽故也何
少其晚哉若天假之以年必有所發明焉豈徒
疑之而已哉近世朱氏學者流謂仲晦賢於仲

尼非朱氏之書弗讀所讀不過數部書則何從
生疑哉若然者終身不覺悟所謂醉生夢死者
也豈不哀哉由是觀之損軒之疑宋儒可謂天
誘其衷也純之少也亦讀程朱氏之書弱冠見
程氏二性之說而竊疑之又因讀易及禮記而
得舉錯字乃覺論語朱氏之解謬自是遂大疑
宋儒卒至排之然後仲尼日月無復雲霧之蔽
余生而見之是幸也已余故沾沾自喜以為得
天之寵靈豈不然乎予觀損軒先生其學不可

一本来曰。近者於城南智董鋪
雜紙中得此書焉。吾嘗聞此書
之罕有也。而今幸得之。不若上
木以廣其傳也。請子為我一校
焉。余曰。善矣。子之得此書也。誠
余之幸也。乃受讀之。文雖不可

觀而言。乃可聽也。大疑宋儒而
不斥宋儒。自錄以俟人。可謂信
而好古者已。君子哉。言乎。言而
可聽也。何須詞操之為。無奈流
傳漸久。寫誤頗多。衍闕相半。予
乃質諸蘭窩先生。先生嘗藏一

本就校之則其文大同小異。互有得失。去非取是。文乃可讀。義乃可通。繕寫脫稿。依舊為二卷。如其旨趣。則有春臺先生讀者。余更何言哉。余更何言哉。乃附一言以還之。若夫梓行與否。則

在伴寬之意爾。

明和丙戌歲季秋日

仙臺北海大野通明書于

武城東恭玄書院



